龍谿王先生全集 亥

H. H. MU CHINESE LIBRARY

# 龍谿王先生全集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 大象義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天德也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即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悖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堯舜兢業文王緝熙孔子

不厭不倦同乎天也賢人以下不能以無欲非強以矯之則不能勝故曰自勝者強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便是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孔門好學莫如顏子竭才於博約之訓欲罷不能不遷不貳三月不違顏子之勇所謂徙也周子深於易者也定之以仁義中正主靜以立人極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蓋幾之矣嘗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無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爲體天如倚蓋南北二極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審不出管中者

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於垣猶樞之闔闢不離於臼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無有遠近高深受命如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藏也儒者諱言虛寂夫子於感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於寂而其應也皆本於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子之默以至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於典要思為固昧夫所謂虛寂之體二氏之學外倫物之感應溺於清

虛寂滅又豈足以立天下之有而成天下之務此聖學所以不明而造化或幾乎息矣

乾之爲卦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位雖有六不過出處兩端而已內體主處外體主出潛處之極也亢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交也惕與躍內外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經歷之時也知處而不知出此心固也知出而不知處此心放也皆所謂意必也乘龍御天莫大於時君子素位無入而不自得以其無時而非學也良知者氣之靈謂之乾知亦謂之明德大明終始明乎此而已君子之

學也故曰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之時義大矣哉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下之物至厚者莫如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莫高於華嶽莫深於河海乃能載而不重振而不洩厚之徵也厚坤德也其勢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故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居順而守以健內直而動以方渾龐莫測敦篤無窮之謂厚天常本厚天常者人生所稟之恒性汨於機械則純白受傷而秉彝始薄故曰敦厚以崇禮禮生

於厚篤於厚則禮始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者禮之本也不務其本而徒節文之習縟飾之繁適足以長其機事而成其機心君子弗貴也賁之上九曰白賁無咎賁飾也物至於飾亨之極也故受之以剝蓋反其本也易之示教深矣厚於躬則身修厚於倫理則家和厚於下則邦寧厚於風俗則化成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熈熈穆穆之道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七竅鑿而混沌瀉五圭琢而瑜璞散君子爲世道計思以挽薄習而還淳風亦孔子從先進之意也博厚配地

博厚所以載物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其難此洪荒之世天地開闢之初君子開物成務之學雲在雷上陰陽始交而未成雨故爲屯雲在雷下則已成雨而爲解也經綸治絲之事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斂而分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合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本靜而清水之源也不決於東西不汨於泥沙順以導之自然可達於海君子法蒙之象果行以育其德水行而不息故曰果山止而不撓故曰育夫純一未發之謂蒙蒙者聖之基也防未萌之欲弗使牿外誘俾未發之中弗使鶩於異趨貞以養之自然可入於聖此果行育德之功學之脉也自蒙之義不明於世世之學者以蒙為昏昧妄意開鑿計筭營為助成機智汨以泥沙之欲決以東西之趨反使純一之體漓清靜之源窒非徒

無益而害之也夫聖功之要全在於蒙以天時言晦者開朗之機以人事言昏者昭明之候但世人未之察耳孟子善用易其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即所爲蒙良知良能人所固有大人之所爲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惟不失其固有之良而已非有所加也師云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只從未發之中養來其旨微矣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雲上於天而未成雨故爲須待之義猶君子藏器未施於用而須待之時也屯散蒙亨無所復爲飲

食燕樂君子處需而得其道也乾之剛健上進遇險而不遽進故需有亨道苟以柔弱之質需緩而不進則是需者事之賊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此即皐繇期無刑孔子使無訟之意謀始之道非但慎交結明契券陳禮以教之象刑以示之辨上下定經界使各安分而無爭知耻而能讓皆此義

也若究其極謀始之道在心君子自訟者訟於心而已族觀天水違行之象天左旋五星右轉之說益有足徵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古者寓兵於農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畜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民卽此衆也此井田法也自井田廢而兵農分農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無聊生世有團結鄉兵之法有司苟能實心舉行立爲保長聯以什伍

之制訓練以時調發以度不惟可以省費禦暴亦寓兵之遺意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水相麗而無間比之象也天下可以一人統不可以一人治故建萬國親諸侯以比民也此封建法也封建之法始於羲皇成於堯舜而三代因之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治天下之大法故屯與豫皆以利建侯爲言非不得已而強之也柳子厚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謂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而謂罷侯置守公天下之端自秦

始此後世利害之私見豈帝王公天下至仁之心也哉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柔順畜剛健能畜而不能久懿文德言章美外見不能畜而固也故謂之小畜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爲典禮使各安其分以定民之志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則上下相逐於崇高僭肆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記曰禮禁

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出也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爲泰也天地始交可修法度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相以成其能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財成天地之道正以輔相其宜非制其過補其不足之謂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否塞君子道消小人得志之時故宜收斂其德以避小人之難不可榮以祿者言自處嚴密人

不得而榮之非戒其不可也儉德避難象坤四之
括囊不可榮以祿象乾初遯世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類族如天之兼覆辨
物如火之均照天之所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於
族而類聚其所同使無侵爭異中之同也於物而
辨析其所異使無間雜同中之異也此大同之道
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大有之象以日之明行天之

健上臨下照物無遁形賞善罰惡天所以命人君也遏之揚之順天休命吾何容心焉五刑之用以討有罪謂之天討五服之章以命有德謂之天命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人性本善而無惡人之性天之命也止惡明善以順天命君子修道之功出治之本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山高則損之地卑則益之損高益卑以趨於平謙之意也裒取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平者施之則也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

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則分人則貧富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之六爻無凶德謙者内止而外順内不止而外順則爲象恭爲色莊君子弗貴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奮於地萬物暢嘔豫之象也昔者先王因天地之和宣八風之氣制樂以和神人本之心而發之以聲動之以容協之以律正之以音從之以器是故樂者德之華作樂所以崇德也故樂成德尊薦

之郊廟祀天於圜丘而以祖配之尊尊也祀帝於明堂而以考配之親親也上帝歆焉祖考格焉萬物育焉天下太和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燕息

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如晝夜雷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人之息與天地同運孟子曰日夜所息息者生生之機也觀之於夕羣動息矣然後貞機回復而爲朝觀之於晦六陰息矣然後貞陽逆受而爲朔藏不密者用不張畜不極者施不溥天地萬物且不能違而

況於人乎顏子如愚三月不違三月一息也日月而至日月一息也堯之允恭舜之玄德文之不顯孔之無知羣聖一息也專而直翕而闢天地一息也尺蠖之屈龍蛇之藏萬物一息也通古今於一息萬年一息也竺氏謂之反息莊生謂之六月息震爲東方之木兌爲西方之金雷藏於澤以東合西謂之金木并息者範圍三教之宗也息有二義有止息有生息如氷之凝而時釋也如虫之蟄而時啟也此造化出入之機聖人至誠無息之學君子自強不息之功善學者於亥子之間求之思過

半矣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蠱風旋而物撓亂物壞而有事之象故曰蠱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亢而不能下濟下濟而不能上承止而巽此所以成蠱也君子治蠱有道民心之蠱以玩愒頹廢未知所振作耳振者鼓舞興起之意故曰作新民育德者從民心之善根提撕而煦養之以啟其自新之機所以振之者不徒條教之設號令之申盖治其本也譬之良醫之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也風言振山

言育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物之相臨無若地之臨水故澤上有地爲臨也以土制水宜若易然言迫之以險隘則奔潰四出懷而後已若居之以寛則畜而爲澤君子之於民亦然三代之民不忘先王之澤三代以下一決則横流以教之無窮者澤潤物之象容之無疆者地容物之象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遍觸萬類周觀之象先王思有以風天

下於是制為巡狩之典虞周之法備矣或一歲分巡或五載蒞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威明並用曰噬嗑專威不明則暴而不察專明不威則察而不斷至明如電以明罰則不寛而天下無隱情至威如雷以勑法則不玩而天下有

畏志明罰效電之明勑法效雷之動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照萬物草木交輝賁之象也君子觀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而無敢於折獄也修政所以成文明之治獄至幽隱有剛明之才則可賁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折獄者貴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無敢用文以折獄亦一義也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而反附於地圮剝之象也觀剝之象以厚其下而安其居也民猶地也君猶山也地惟厚故載

華嶽而不重民惟厚故奠邦國而無危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忘知心體之義者其知剝之道乎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陽始於下動而未發復之象也先王觀復之象安靜以養之順天道也夫貫動靜徹終始無一息之或已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自姤而坤生生不息天地之心固在也氣機隱伏人不可得見迨至復時靜而方動動而未發天地生物之心也天地之心靜非無心也自人見之以為無動非有心也自人

見之以爲有生理本不息有息焉者人欲間之耳日夜之所息保護愛養平旦清明之氣不爲旦晝之所牿亡君子復性之功也易曰復見天地之心復者一陽之動程子謂靜見天地之心非也後儒以靜爲巳所不覩不聞獨爲人所不覩不聞分靜存動察動靜有端二而支矣易中凡言恐懼言愓言厲言號言悔言危言驚之類皆指陽動之機而言故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合動靜之功也先師以戒愼恐懼爲功夫不覩不聞爲本體不覩曰隱不聞曰微隱微曰獨愼獨云者申言不可不

戒慎之意非有二也

聖人無復以未嘗失也失而後有復復者善端之萌入聖之機復之義初六爲不遠復者過未離於心而亟復之故能不祗於悔而吉二爲休復切比於初志在從陽復之休美者也三爲頻復以陰躁處動極復之頻數而不固過在失不在復也四爲獨復處羣陰之中獨能下應於陽不亂羣也五爲敦復以中順之德處尊位敦篤於復者也上爲迷復迷復者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主本逾求復而逾遠於道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學者

能以初復自修法於休戒於頻勉於獨中德自考
而不爲迷復之凶善於復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天上相薄而能成聲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
窮雷所以代天用事驚蟄振萌使各正其性命物
物相與以應雷行雷宜收而行則物稽於藏雷宜
行而收則物滯於長皆非所謂物與也物與句絕
无妄自是卦名若曰羣動之中與无妄不與有妄
非立象有旨先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所
謂後天而奉天時也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參贊

化育以成天地之能聖人至誠无妄之學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而能韞天道人之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學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天之所以與我者德性而已舍德性更無所爲學學問正所以尊之也多識前言往行所謂學問之事博文也畜德所謂尊德性約禮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惟在於求放心多識惟在於畜德一也後儒分尊德性爲存心道問學爲致知存心之外别有致知之功尚未措

之於行則離矣知者心之靈致知正所以存心非有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以卦義言之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外實中虛頤口之象頤所以爲養也言出於口能文於身亦以啟羞食入於口能腴於身亦以致疾愼言語所以養德也節飲食所以養體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禮樂政教科條之詳號令之申出於身者皆是愼之則安定而無擾在人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九品之貢九式之頒養於人

者皆是節之則省約而無傷推養之道養德養體養天下莫不皆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上兊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滋養於木木反為澤所滅大過之象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君子處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之行道德功業顯於天下法於後世堯舜之揖讓湯武之放伐凡仁人知士之經綸大事之大過於常皆此道也澤能滅木而不能使之仆獨立不懼也能掩木而不能使之毀遯世無悶也此所謂大

過人之行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為習自源泉以至於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君子法其順下之性信而有常則常久其德行法其重坎之形洊而相受則習熟其教事蓋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學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仲尼之有取於水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

明兩作離為日今日生於東明日又生於東重明也心本虛靈或昧而不明明而不繼者欲蔽而間

之也大人之心不蔽於欲猶日之明也繼明緝熙於光明猶日新又新運而不息照於四方明明德於天下猶日之普照萬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曷爲兩明六五不矜其明續以六二之明明明相繼終古不忒是謂明目達聰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堯欽明而舜重華文顯謨而武承烈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通氣以山之虛配以澤之潤惟虛故通實則

不通矣故曰竅於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善舜居深山心本虛也一有感觸沛然若決而莫禦以虛而受也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瞶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〇卦以男女相感言象以學言各發其義也

咸者無心之感虛中無我之謂貞貞則吉而悔亡無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着於思慮則爲憧憧

何思何慮乃學者用功之節度非指聖學之成功也昔上蔡嘗舉此以問伊川伊川曰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然好用功則已悔其說之有未盡矣何思何慮之旨備於繫辭何思何慮非無思無慮也直心以動出於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觀之造化日月往來相推而明生焉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出於自然未嘗有所思慮也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於途而不知其歸溺於慮而不知其致則為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此學術毫釐之辨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長男處外長女處内居室之常也剛上柔下人道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剛柔相應交感之常也君子觀風雷之象以立不易方仁爲君方敬爲臣方慈爲父方孝爲子方止仁止慈止敬止孝是謂能立惟立而有常始能處變日月有恒始能得天而久照四時有恒始能變化而有成故可與立而後可與權君子之學也雖然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非恒矣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巽入而在内震出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有不易之義

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感則謂之益有遷改之義不能體常不可與適變不能盡變不可以處常見此謂之見易知此謂之知道君子自立以達於權之義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上進而山下止曰遯二陰生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爲否小人漸盛君子退遯之時也君子觀象以遠小人遠之有道小人無忌由君子激之過也不惡而嚴無惡聲厲色以啟其怨忿言遜而行正貌和而中剛欲詆無隙欲玷無瑕使知敬畏

凜然如天之不可得而犯孔子之處貨孟子之處驩得其道也若蕭望之陳蕃之輩昧乎此矣爲卦初四二五相應四陽以剛臨之不惡而嚴之象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非禮勿履者有勝私求復之事也大壯則其動以天私自無所容無待於勿故曰非禮弗履禮者天之所生天下濟乾在下之象也履者足之所踐雷上行震在下之象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

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觀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皆非有待於外也良知即所謂明德致良知昭德之學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日出崦嵫沒於虞淵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之象於蒞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以為明蓋用明之過則傷於太察而無含容之度人情反睽疑而不安惟用晦而明始得蒞衆之道此垂旒黈纊之

義察淵魚所以不祥也用晦而明當渾全以求其義若曰用晦乃所以爲明似非本旨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爲風離爲火火熾則風生風出於火火者風之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身之所出惟言與行言行君子修身之則也言必有物言而無物則欺行必有恒行而無恒則僞言行相顧不欺不僞則其身修身修則齊治平之道自此而出此知風之自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火兌澤二陰相體而炎上潤下所性異趨睽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同而異此亦須渾全以求其義即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周而不比之意夫同一飲食而不貪異也同一男女之欲而不淫異也同一讓國而異於好名同一讓君而異於爲利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同象兌澤之悅異象離火之明後儒或謂同於秉彛異於世俗或謂同於理而異於事或謂同乎道而異乎時或謂禹顏同道而異趨或謂夷惠同聖而異行或謂孔子去

國而異遲速孟子處餽而異辭受皆非本旨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前有險陷後有峻阻蹇之象也君子觀蹇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反身如山之不動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蹇利得朋而象言反身修德者盖君子愛人治人禮人反而求之皆不出於吾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要於反身修德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發散而成雨雨故雷作而解也無心之謂過有心之謂惡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特宥之而已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刑獄澤中有赦宥所以廣天地之仁心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之澤氣通於上與取於下以增上之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修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欲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塞竇忿如火也懲忿如救火欲如水也窒欲如防水懲忿則火自降窒欲則水自升水升火降水火既濟之象師

云懲心忿窒心欲此禁於未發之豫養德養身非两事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象而求益於已爲益之道莫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迅善而弗失過而不貳顏子之大勇也聞善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則何益矣夫子之所深憂也六子皆有益於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結聚萬物散之動之

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夬潰之義君子觀夬上而注下之象則施布其祿澤以及於下也君子施德於下不居其功如天之澤物而忘其功也故曰爲而不宰成功而不居若居德則反爲所忌非天道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吹號萬籟無物不遇姤之象也后思以風天下於是施其命令周誥四方蓋上下之分相

懸政以治之必先令以喻之然後君民之心始通而政始可成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令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水之聚也君子觀萃聚之象以除戎器用戒備於不虞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戢則亂除者修治以去弊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去一不可誰能去兵窮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之除戎器用戒不虞而已斯安不忘危之意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長而上升升之象也因其生理之自然而無容私焉之謂順木之生自毫末以至於尋丈人莫見其升之迹以順積而致之耳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順德坤地之象積小以高大巽木之象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乏之象兌以陰在下坎以陽在上六在二陽之上九五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得之不得自有定命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其命也

致命猶委命於人不復爲我所有遂志是遂其爲善之志不以禍患動其心行乎義而已孟子曰天壽不貳惟修身以俟之此困勉之學所以立命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坎水巽木以木入水君子觀井之德法井之用以勞來其民所謂先之勞之也勸相勸勉輔相以相生之道使之自相養也此即同井相助相友之義所謂五家相保五比相受五閭相葬五族相救五黨相賙五州相賓是也伊川謂木器入於水中而上之汲井之象前云羸其瓶乃瓦器水之津液上

行於木之杪井上水潤之象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水火相息爲革革者變也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帝王之治天下莫先於授時君子觀變革之象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遷推日月考中星而後可以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因革象得治曆法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則天度漸差此歲差法也定曆元特其統體耳夫日行不由赤道晝長在赤道北晝短在赤道南別名黃道赤道如兩交差自冬至爲始

冬至後漸近北夏至後漸轉而南至次年冬至復元度此一歲周天之說也正東爲卯正西爲酉正南爲午正北爲子一日十二時而日歷十二位乃定方也天以各經宿分十二次乃動體也日躔既有歲差則昏旦亦必有差唐虞初昏乃今戌亥之時其後仲冬日差在卯則斗柄夜半指子差在午則平旦指子差在酉則中日方指子世謂斗柄指兩辰謂之閏者非也唐虞之時仲冬日在虛漢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唐宋在斗元明巳入於箕矣自漢武較帝堯時巳差一二十度自皇明較帝堯時

今差五十餘度三代巳先未有歲差之法晉虞喜始覺天日異行歲有差法以爲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爲太速倍之百年差一度隋劉焯又折衷之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皆臆說也逮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日淺而始有定論至元郭守敬以爲百年差一度半上考往古每百加一秒一驗將來每百減一秒前法差數歲歲如一未有先加後減之妙但其加減之數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革也且唐虞時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四千年而冬至

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亥計其歲差退四
十五度則由帝堯萬餘年冬至日反躔午夏至日
反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若非如帝堯考中
星以定四時歲功何由而成乎○晝夜者一日之
革晦朔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一
世之革革之時義大矣哉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木入火爲燃之象火之用惟燔與亨燔不假器
取亨象而爲鼎制器者尚其象也天下重器聖人
之所寶鼎器之重也故取象於鼎所以主天下之

器離明南方之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正其所居之位所以凝聚天命也凝之一字聖學之基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凝者聚畜之義陰陽之精凝而爲日月故能得天而久照造化之功也尺蠖不屈則不信龍蛇不蟄則不啟萬物且然而況於人乎夫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樂誠斯凝矣凝目睛始能善萬物之色凝耳韻始能善萬物之聲天聰明也故君子不重則不威厚重威嚴正其所居之位凝者學之固也以忠信爲主本忠信者凝之質也艮之連山坤之歸

藏乾之潛龍皆所謂凝也成湯之顧諟明命文王之小心昭事成王之基命宥密聖功也故曰凝者聖學之基庖羲氏與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是故天下一大鼎也德存則存德亡則亡鼎無意於天下而天下之存亡恒係焉武王克商遷鼎於洛邑伯夷猶非之以在德不在鼎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震相襲故曰洊雷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必以修省繼之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孔子

迅雷風烈必變亦此意也雷爲一陽之動恐懼者震雷之象先儒以恐懼爲靜存非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故有兼艮之象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止之象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位所居之位不出其位猶云止其所也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者心之用思不根於心謂之忘謂之憧憧便是廢天職洪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於

思思曰慮慮作聖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無言著於無思即爲沉空著於有思即爲逐物無思而無不通千聖之絕學也先儒謂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專以應迹而言未明思之本旨然不出位之思即不願乎外之意心與迹非判爲兩事也

艮止也艮其背止其所也耳目口鼻四肢之發用皆在面惟背爲不動故以背取象背雖不動而五臟皆係於背九竅百骸之滋潤背爲之輸是以無

用爲用也目之視色如視以背則目不爲色所引而視止於明矣耳之聽聲如聽以背則耳不爲聲所引而聽止於聰矣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艮之上下陰應於陰陽應於陽若相敵然應而不和是爲敵應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忘己忘物聖人之學也視思明聽思聰是爲不出位之思非深於易者其孰能知之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木之高而因山漸之象也其

高有因則其進有序所以爲漸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德而善俗夫風俗之善由於教化之明教化之明由於人才之德君子求賢德使居其位以隆其教化而厚風俗化之入人風之動物必以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以凌節而遽至也盖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朞而始變久而後成養賢以爲民居賢德以善俗漸之道也天地之道寖四時之序寒而溫溫而後熱所以鼓萬物之出機熱而凉凉而後寒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使陡寒陡熱而不以其序則萬物不得其所而化機或幾乎息

矣孔子謂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此王道也亦天道也陡寒陡熱不能與天地同流伯者之事也先儒以居德爲治已善俗爲治人似非本旨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而澤隨男動而女說以少女從長男故曰歸妹夫男女之合莫正於禮莫不正於情以禮而合者咸恒與漸也以情而合者歸妹也歸妹人之終始也故以永終知敝言之君子視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豈惟是哉士進不正敝必諂友交不正敝必損君子惟謹其微而已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威照並行曰豐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盖治極則人心玩而法漸弛君子惟嚴明以治之獄者刑之未定刑者獄之已成折獄如電發奸摘伏無有隱情致刑如雷禁慝止暴無有縱法處豐之道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之在山明無不照明而止慎之象也火行而不處不留之象也旅皆逆境莫甚於囚之在獄獄者不得已設豈可留滯久淹也明照如火慎重如山

凡客於外之爲旅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於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乾州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爲風上下皆巽故曰隨風風言風相隨而動也政事之行必反覆丁寧以申告之然後見諸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致其令於行事之先行事者守其令於申命之後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有滋益之象君子以爲人心之悅莫若理義理義之益莫若朋友朋友之樂莫若講習講而習則所講不虛而所習不繆心與理涵身與事安麗澤之益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帝立廟

風行水上播蕩離披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親不忍倍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故舜受終於文祖即類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大

告武成卽舉柴望而祀清廟惟禮可以一天下之心心一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仁人享帝孝子享親非天下至誠孰與於此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之容水有限盈則溢中則平節之象也君子節天下有道曰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以政事而言謂尊卑禮命之輕重議德行以人才而言謂大小名位之優劣凡輿服宮室立爲科條以制之莫不有多寡隆殺之等使賤者不得以踰貴卑者不得以踰尊所以防其僭擬凌逼之漸凡名器祿秩設

爲品級以議之莫不有黜陟遷調之典使德之大
者居上德之小者處下所以防其玷混濫冒之弊
澤上有水不有以防之將浸淫滂蕩無所不至節
也者人才政事之大防也先儒以商度求中節爲
議德行似非本旨

澤中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天地好生之德而議
獄緩死中孚之意也獄之將成則議之其將決則
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
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舜之恤刑禹之泣罪湯之

祝網文之掩骼僂非出於本心之誠其誰感之至誠之道可以蹈水火裂金石格天地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讞聽二旬而讞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過常之象曰小過雷陽聲也伏於地下其聲未發曰復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曰豫震於天上其聲宏遠曰大壯今在山則已離於地未升於

天其聲小過而已君子之道貴於時中時當小過而過為所以趨於中也時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皆時之過也君子矯世之過其行禮也過於恭其居喪也過於哀其致用也過於儉非有取於過也因恭以救其僭則得行禮之中矣因哀以救其薄則得居喪之中矣因儉以救其奢則得用度之中矣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矯之以趨於中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火既交各得其分曰既濟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為變君子處既濟之時若曰治已成矣心無所慮則治將復亂故居安則思其危居存則思其亡思患於後固以防患於未萌也虞舜之時天下極治矣禹告曰無若丹朱傲切切以慢遊傲虐為戒惟聖帝為能受善惟聖臣為能察微故保邦未危而危不作致治未亂而亂不生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曰未濟未者有所待之辭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

觀其處不當分之象慎而處之辨其當各居其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大有亦以類族辨物爲言其義一也

水火之性變復无常既濟未濟猶云泰之與否也君子於既濟之時曰思患預防所以保泰而慮其否也於未濟之時曰辨物居方所以傾否而俟其泰也

王龍谿先生大象義述終

卦

水火之性

水之聚大有亦以有

使不相犯所以各守

謹其[illegible]眞而處之辨其序

# 龍谿王先生傳

華亭徐階譔

公諱畿字汝中別號龍谿與文成王先生同郡宗人也正德嘉靖間文成倡明理學其說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公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公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於文成出爲諸士言之辨而核約而盡士始悟舊習之支離轉而從文成惟恐後嘉靖癸未公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者猶種種生得失心然則僅

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之而請終身受業於文成文成爲治靜室居之踰年遂悟虛靈寂感通一無二之旨丙戌士復當試禮部文成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毅覲試仕士咸集念非子莫能闡明之故以屬子非爲一第也公曰諾此行僅了試事縱得與選當不

廷試而歸卒業焉文成曰是惟爾意乃覓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

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
之矣有及試事者曰業已任之矣及抵都歐陽南
野宗伯魏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
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證由是公名盛一時在場屋
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顧程式賴有識者此非
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緒山錢公
亦在選士咸舉手以慶然枋國大吏多不喜學公
語錢公曰此非吾與君仕時也且始進而爽信於
師何以自立乃不就
廷試而還其後文成之門來學者日益衆文成不能

徧指授則屬公與錢公等高第弟子分教之公性坦夷寬厚其與人言或未深契從容譬曉不厭反覆士多樂從公而其興起者亦視諸君子爲倍文成論學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諸君子胥守之公獨曰心意知物本是一機若悟得心無善無惡則意知與物亦皆如是夫無心之心其機密無意之意其應圓無知之知其體寂無物之物其用神如前所云特夫子隨人立教權法耳未可爲定本也丁亥秋文成將赴兩廣公與錢公乘夜進謁天

泉橋上各陳所見文成喟然曰人之根器不同故吾之立教亦不得不因之以異萬化生於無而顯於有上根之人從無處立基謂之頓教中根以下之人從有處立基謂之漸教及其成功一也上根之人世所罕有汝中所見吾久欲言之恐衆信不及故含蓄至今此明道顏子所未易言者今汝中可謂能發吾蘊矣汝中天性明朗德洪天性沈毅故所悟入亦各不同正好相資爲用然人有習心未易銷化苟非實用其爲善去惡之功而徒懸想本體未有不流於空虛者汝中此意正好保任未

宜輕示人也自天泉證道之說傳於海内學始歸一於是聞者知公所謂權法眞得文成之秘而其敎學始不滯於有不淪於無矣旣而有叩玄理於文成者文成以有心無心實相幻相詔之公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着有無實幻便落斷常二見譬之弄丸不着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機文成亟俞之文成至洪都鄒司成東廓暨水洲南野諸君率同志百餘人出謁文成曰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洩時吾方有兵事無暇爲諸君言但質之汝中

當有證也其爲師門所重如此文成平思田歸卒
於南安公方偕錢公赴
廷試抵彭城聞訃卽同馳還迎櫬經紀喪事廬於墓
服心喪三年又建天眞書院祀文成像其中且以
館四方之來學者迄今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門
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
焉論者謂自文成歿其教久而益彰公之功也初
公赴
廷對故相永嘉公欲引置一甲公不應開吉士選又
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久

乃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痊待補故相貴溪公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儀制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若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會薦公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

顧問輔養

聖德不宜散置郎署貴溪票旨詆公爲僞學而罷吏科都給事中戚賢官公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

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南京薛考功曰王其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當首及之考功雖受囑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荊川書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遂力去公以快意故公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公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爲務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淑慝賢愚皆可取資於已所至接引無倦色故自兩都及吳楚閩越皆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公爲宗盟公年八十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謝曰子誠愛我我亦

非故好勞但念久安處則志氣日就怠荒欲求與
朋友相切劘自了性命非專以行教也公門人知
名者甚衆最後所器許如嵊邑周夢秀平湖陸光
宅嘉善丁賓數人嘗語三生及季子應吉曰言有
相似而非者識似知然識有分别而知融意似心
然意有往來而心寂解似見然解有推測而見圓
反是則識爲默識意爲誠意解爲神解惟悟者自
得之又曰學貴有悟悟入有三從言得者謂之解
悟譬之門外之寶非巳家珍從靜得者謂之證悟
譬之濂水初澄濁根尚在從磨鍊得者謂之徹悟

到處逢源常感常寂不可得而澄且淆也又曰悟
與迷對與忘忘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
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悟而忘斯
至矣又曰學本平易切實不離倫物應感良知本
虛格物所以立本而致虛精微中庸正以證廣大
高明之實學不如是非所以凝道也文成嘗語公
曰佛氏之學與吾儒異毫釐之辨須入其髓徒以
言詮校量無益也公少患羸嘗事於養生惟理性
情究明未發之旨以觀化原若有得於先天無爲
之用視履明矯洞微陟峻至老不衰可謂禀薄而

養之厚矣盖公聞於文成最上之機與其所自得
者如此予久與公同事於學公之友若東廓緒山
南野水洲荊川念菴諸公及今遊從張陽和鄧定
宇沈少林三太史皆予所知公頃過松舉衛武事
朂予毋以老自怠予因聯陸宗伯平泉數君子爲
會講習焉既自幸獲附於公又竊德公嘉惠之無
已也遂以應吉請屬陸生次第其行實爲之傳以
傳公先世出王右軍考貴州按察副使諱經妣陸
感神人異夢以弘治戊午五月六日生公而長兄
邦有心疾敬事之曲至撫其子若子每坐必侍出

必以從居家正而和配張安人無子爲公置側室
舉子三曰應禎應斌應吉又親爲鞠之里婦有化
而不妬者公歷官不滿二考每以安人未有封命
爲念安人曰君不聞古孟光桓少君乎布素妾能
自安也紹興守建三江閘成謂石畫出自公郎以
新開沙田二項致謝安人以爲非義力贊勿受君
子是以知公之學成於身行於家而重惜其不大
用於世也公所著有大象義述麗澤錄留都峴山
東遊南遊諸會紀水西冲玄雲門天山萬松華陽
斗山環璞諸會語羅念菴冬遊松原諸晤語聶雙

江致知議略別會太常趙瀫陽漫語答王敬所論學書及中鑒錄凡數十種士皆傳誦之論曰昔孟子稱柳下惠爲聖之和又謂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天性溫良居常坦然平懷無疾言暴色虛緣而容物予嘗觀公自贊之詞曰志若迂而自信才若蹇而自強行已若汚若潔聞道若存若亡洞照千古而不踰咫尺俯視萬物而不異尋常潛而若見發而若藏幾希乎一息千里而忘其牝牡驪黃又嘗曰同於愚夫愚婦爲同德異於愚夫愚婦爲異端使自處太高不諧於世只成自了漢非一體之學

蓋可謂和矣然不濡足二相之門守其師說屢爲世大禁卒不慴不悔又何介也夫和與介時而出之是謂時中惠雖未能如孔子之時然其和也有介存焉此以得稱聖而魯人欲以其不可學惠之可孔子稱之然則欲學公者其先求諸介乎不然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委蛇浮湛而顧以爲道在是其亦不善學公者矣

龍谿王先生墓誌銘

同郡趙錦譔

萬曆癸未六月七日龍谿王先生卒於里第錦哭於先生之寢日接同志復相向哭嘆成德之有自悼斯文之將淪盖情人人同初先生垂没以墓石屬之錦錦先生通家子也雖承事先生久而識劣分卑意必請諸當世鴻筆而先生終不以爲聽又三月會錦以内臺之

命北上先生子應吉再以書來嗚呼錦敢銘先生耶錦敢違先生垂没之命耶於是泫然按狀先生諱

畿字汝中別號龍谿陽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陽明之學以良知為宗而一洗世儒支離之見學者乍聞其説疑不能信而其時元老宿儒又多視為異物而攻之惟恐不力當是時求士之可與語者蓋千百不能一二不啻空谷之足音也先生英邁天啓頴悟絶倫陽明以為法器故其欲得先生也甚於先生之欲事陽明道合志同日夕依侍獨先生與錢緒山德洪輩數君子而已其後信從者日益衆四方學者踵至陽明不能卒徧且不欲驟與語則屬先生與緒山輩先為導廸而先生和厚近

人隨機啓發士多樂就其所興起亦視緒山諸君
子爲獨多又其後陽明以討思田將行緒山舉陽
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
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言以爲教人定本先
生以爲心意知物只是一機若悟得心體本無善
惡則意知與物亦皆如是蓋無心之心其機密無
意之意其應圓無知之知其體寂無物之物其用
神著意有善惡則知與物皆有而心亦不可謂之
無矣此教人權法未可守之以爲定本也是夜入
請陽明於天泉橋陽明曰吾教原有兩種上根之

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基意知與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未悟本體未免在有處立基意知與物皆從有生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還復本體但上根之人世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立教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至今此顏子明道所未易言者汝中天資明朗德洪天資沈毅故所悟入亦各不同然亦正好相資爲用無何陽明過江右鄒東廓歐陽南野率同志百餘人出謁陽明謂之曰吾有向上

一機久未敢發今被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洩
時吾方有兵事未暇諸君試質之汝中當必有證
也其善發陽明之蘊而爲其所重也如此陽明既
平思田歸卒於南安時先生與緒山將就
廷試聞變亟回迎柩經紀其家而先生又爲之服衰
盧墓建天眞書院祀陽明其中而旁以館四方之
來學者春秋仲丁之祭至於今賴以無廢焉先生
之學雖出自陽明而自證自悟多所自得嘗曰學
本平易切實不離倫物應感又曰良知本虛格物
所以立本而致虛又曰學貴有悟悟入有三從言

得者謂之解悟譬之門外之寶非巳家珍從靜得者謂之證悟譬之潦水初澄濁根尚在從磨煉得者謂之徹悟到處逢源常感常寂不可得而澄淆也又曰悟與迷對與忘忘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學悟而忘斯其至矣又曰言有相似而非者識似知然識有分別而知融意似心然意有往來而心寂解似見然解有推測而見圓反是則識爲默識意爲誠意解爲神解惟悟者自得之其他微言奥義時與陽明相發而先生未嘗以自見言必稱先師

陽明既沒嗣子未離母懷內外諸孽並作而一時讒搆有力者復風行顧指其間先生爲之履艱叢謗卒植遺孤無愧古嬰杵之義故議者謂陽明之教得先生以益章而陽明之後亦得先生以有今日嗚呼豈虛語哉先生以正德巳卯領鄉薦年甫弱冠丙戌會試高等大爲考官廖公道南所奇壬辰始

廷試爲進士仕終南京兵部武選郎中初先生癸未下第自以學未能信立焚路券以歸丙戌陽明知其意命之曰吾學疑信猶半覲試之期士紳咸集

非子莫徃匪徒以一第榮子也於是先生始具大
舟聯同志以行而中式復以時有學忌棄不就
廷壬辰就
廷故相永嘉張公與廖公謀置之一甲不果繼又欲
引之吉士引之科道而先生皆不以應貴溪夏公
秉政會選　宮僚而貴溪壻吳儀制春者先生門
人也以先生薦而先生又不以應貴溪見爲亢而
深用以爲恨其後給事中戚君賢以
三殿災有所論劾因薦先生宜備
顧問貴溪旣用以罷戚賢官復以屬南考功郎薛以

僞學罷先生此於先生祗足爲重無損而一時世
道人情其可慨孰甚焉先生於欣戚得喪橫逆之
來泰然不爲少動若無與於已然者其平居未嘗
有疾言遽色待人無衆寡少長咸有禮意至其接
引同志啓廸後學亹亹款款使人人各得其願而
欲親日以爲常而罔倦則若出於其性而非他人
之所與能者嘗言同於愚夫愚婦爲同德異於愚
夫愚婦爲異端使自處太高不諧於俗只成自了
漢非一體之學車轍所至會常數百人講舍徧於
吳楚閩越而江浙爲尤盛年至八十猶不廢出遊

有規之者則曰非故好勞但念久安處則日就怠荒欲求與朋友相切劘自了性命非專以行教也嗚呼此豈尋常之士所易窺測者哉少師華亭徐公謂先生與物無忤近於和不濡足二相之門守其師說屢爲世大禁而不悔不懾近於介先生內弟張君元益謂其尚友千古寧爲濶略不掩之狂士毋寧爲完全無毀之好人寧爲一世之嚻嚻毋寧爲一時之翕翕蓋皆得先生之深者先生自信以爲得陽明之髓者在於是而其無以自解於一時之疑者亦在於是嗚呼異世而下當必有能知

先生而無疑於其跡者矣先生系出晉有軍世居越之山陰與陽明爲同郡宗人大父理臨城縣令父經貴州按察副使先任臺中有直聲兄邦有心疾先生事之甚謹翼之甚備配張安人賢淑無出爲置側室鍾舉子三應禎應斌應吉禎庠生娶中丞張公元冲女生女一配修撰張公元忭子汝懋庠生禎早卒以應吉長子繼晃爲後遵先生治命也應斌由武科官都司掌印都指揮僉事娶僉憲吳公彥女生女二一配主事朱公應子敬修一配府判周公明衛子述先吳早卒繼娶陳公鎮女生

女一配指揮使馬公自道子如錦襲父職陳亦卒再娶參政胡公謐曾孫女生女二一許配序班吳公兗子有端一未字應吉巳卯舉於京兆娶尚書何公鰲女生子三繼晃娶太學生沈公雲雷女爲應禎後繼𢡟聘鄉貢士沈公大綬女繼炳聘給諫徐公桓女生女四一許配方伯祁公清孫承𤏲庠生一配署丞劉公楨孫壘太學生一許配僉憲俞公咨益孫光洵庠生一許配尚書陶公承學季子祖齡門庭之內雍如也先生生於弘治戊午五月六日距其終享年八十有六所著有龍谿先生全

集二十卷中官中鑒錄七卷大象義述念菴東遊
記及諸會語行於世都督萬君表嘗稱先生不立
廉名而不染於墨不求異功而不乏於用賓客滿
座應接不暇據案操筆忽成數十紙各中情理而
不煩不倦是可謂妙才矣而仕不過郎署然先生
未嘗以爲恨居常獨以陽明未從祀天真中廢未
復時怏怏言之今
皇帝明聖右文二典並舉於一旦而先生已捐逝矣
自子貢反築之後師弟子之間復有如先生者斯
不可以觀一時之情而知其所養哉應斌應吉卜

以是年八月望日丑時葬先生於婁家塢之原爲之銘曰

才豈不達有巍其科德豈不彰令聞孔多然而逡巡郎署名實未加豈天意有所獨厚自不得復兼其他洙泗日遠斯文日晦有覺陽明實震其瞶以衍以繹則惟先生垂千萬年孰爲重輕

# 祭王龍谿先生文

同邑張元忭撰

嗚呼顏子沒而一貫之學不傳蓋自漢而唐歷千載以茫茫肆濂洛之迭興庶墜緒之寖昌迺其後或支離附會道愈晦而不明 叶 天之未喪生我文成發良知之秘藏起萬古之膏肓當時驟而聞之且駭且疑方且鼓羣喙而交爭於惟先生蚤事門墻微言密授神解心承直窺閫奥何止升堂四方之士望其風采咸以為孔之顏閔程之游揚文成既沒數十年來總持三教狎主宗盟江之左右淛之東西或一聆其謦

欻輒興歎於望洋俾文成之脉綿延不絕者實先生
爲之表章余生也晩不及摳侍於文成而猶幸竊其
緒餘於先生之旁或聯舟於鏡水或信宿於禪房每
獲聞所未聞以自破其迷荒天奪先生喪我兩師夜
行不燭能無倀倀於惟先生玉振金聲渾乎若濁冲
乎不盈悲舉世之皆溺寧自諱而褰裳運智覺之常
圓類瓦合而毀方突不黔而席不煖竟皓首以皇皇
惟秉心以自信紛多口其何傷辟之明珠處溷而光
辟之蓮花出淤而芳愧餘力之弗逮廛自守以硜硜
間嘗謂世之學者非無其知而病夫知之未必良苟

籓籬之少疎恐假借以猖狂嘗妄以不可學先生之可而先生以為轍殊心一亦無害於參商嗚呼余復何言先生未死文成猶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復生也絕學如綫誰與主張末俗如騖誰為典刑嗟哲人之既萎隕余涕之縱横矧余仲子辱為孫甥余哭先生雖不係乎兒女之情而凡先生所以愛我厚我者則百世其難忘每憶先生之言天地有窮而我無窮則知先生之耿耿者固不與形而俱亡意者乘雲駕霧驂文成而逍遙於帝鄉尚亦鑒余之衷翩然而來歆此一觴也邪